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三

涇 胡承珙

邶 鄘 衛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

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旣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

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琪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三監之有霍叔自無疑義此譜以紂都爲武庚所封邶鄘衛皆在紂城之外而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鄭注則以妹邦爲紂都於詩國屬鄘若謂三監有與武庚同國者據漢志管叔尹鄘則其叛也必管叔與武庚同謀故諸書多指管叔爲戎首書序言伐管叔蔡叔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當由霍叔本非與武庚同處或先不知其謀後乃爲所牽曳耳未有與叛

人同居而罪反輕於在外者陳氏之言殊非事理

譜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分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卽如黎爲畿內國周得畿之至紂

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未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并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畱者多在衛地邾鄆兩

國已成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邾鄆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鄭譜謂紂城北爲邾南爲鄆東爲衛楚邱與漕二地皆見鄆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鄆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考恒十二年與鄆伯盟於武父乃鄆地非此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鄆有鄆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鄆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鄆風不又康叔兼有二國之明證乎承珙案左傳祝鮀又言康叔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戰閭與鄆聲相近左傳閭戰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卽鄆亦

足爲康叔兼邶鄘之證至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良庭尙書△注云以周制考之王城之外盡鄉遂之地面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承珙又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邶鄘卽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

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非復宋婦

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
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
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
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
故序亦每篇言晉也承琪案衛詩分繫邶鄘諸家之說紛
紛不一程氏以爲從其所得之地安成劉氏本此說朱子以爲其
聲之異毛西河詩札曰或謂邶鄘之音異於衛音則莊姜
其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爲邶音一爲鄘音邪
且邶鄘旣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數辟豈仍曰爽鳩之
音陳音好巫豈仍曰大輦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邶鄘

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爲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
漕泉水衛地而邶曰瑟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
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旣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
陳者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采詩其職不過
輯民風審善敗耳詎事書法卽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
魏唐鄭檜畢情如是竊臆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
國不一采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
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
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遇詩多者漫假於本部過繁仍得
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

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駁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周初列國舊有詩而亾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曰知錄據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

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云爾陸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入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卽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鄘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尙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曰以聲言者古音旣不可考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譌則漢儒又何故

誤分之也按邶風十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
召禍之本邶風十篇則中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
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
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味且是邶鄘衛分次之
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之究當以鄭箋
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三國境相
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
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
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
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

述其地作爲自歌其土也此疏足爲通論姜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邶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邶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詩典樂者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者不過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得之王城者係之王城夫子不容改竄於其閒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邨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公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衛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爲魯詩王氏詩考又引李迂仲說以韓詩云衛宣姜自誓所作今李氏集解無此語考衛之宣姜乃鴛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孔叢云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定以爲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

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鑿空附會然宣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附會乎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已排序耳承琪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考朱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則是晚年定論仍從古序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

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此其所見勝於張
學龍朱善輩多矣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云貞女不賣心以
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亦用列女傳說
耳非別有所據以爲婦人之詩也

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
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
詩爲婦人之作耳承琪案關雎憂在進賢故卷耳兔罍諸
詩皆求賢得人之作至騶虞而官備矣故二南以之終篇
抑不尊賢變風始作何必定以爲婦人之詩乃與關雎鵲
巢對乎何氏古義曰章首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黃
元吉曰胡一桂據不能奮飛句知爲婦人詩今正以此句

知非莊姜詩婦人從一而終豈可自飛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之溫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飛之念哉秦氏震字詩測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序說恐不可易若以爲莊姜詩則莊姜係齊東宮之妹安能自衛往訴且婦人三從卽往訴之意欲何爲邪以上三說皆足正集傳以爲婦人之誤

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微微也王逸注楚辭遠游篇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正用毛義廣雅釋訓耿耿微微不安也則兼經傳義竝釋之耿又訓明者說文耿從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故此詩耿耿不寐楚辭注耿一作炯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承琪案此二句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是則謂鑒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義兩岐歐陽本義訓茹爲納謂鑒納影在內不擇妍醜我心不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皜皜容人之混汚卽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爲度言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謂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所由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逢其怒卽離騷所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猥狁匪茹來咨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竝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卽彼其君於義不順故呂記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校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旣威儀二字分解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故訓遂不可復見失之甚者也承琪案此說是也段懋堂乃謂毛傳各有威儀用左傳北宮文子皆有威儀之文不當改爲各有宜其說非是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賈誼容經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與毛義合段氏據

漢書引詩作算謂選爲算之假借不知選亦可訓數如左

傳昭元弗去懼選可證不必改選爲算也又案今本後漢

書朱穆傳注載絕交論略引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王氏詩異字考作不可算也云出朱穆傳注蓋所見本異耳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愠怒也釋文愠下云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按勘記云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縣傳云愠恚正義云說文愠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愠怨也亦其一證承琪案趙岐注孟子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據此趙亦訓

慍爲怨知正義本是也

又案慍于羣小歐陽本義謂小人慍仁人呂記嚴緝皆從其說考鄭箋於上章云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是以慍屬仁人故孔疏謂仁人怨此羣小荀子宥坐篇歷叙湯誅尹諧文王誅播止周公誅管蔡云云而終之曰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本此此皆以慍爲慍此小人自不當作見慍于羣小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

臣專恣則日如月然疏云微謂虧傷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承琪案釋文引韓詩迭作戴云戴常也范氏詩潘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疏曲爲附會以此微字與十月之交微字異義非也

綠衣

綠衣箋云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惠氏古義曰此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承琪案篇名綠衣從毛爲

是此與內司服綠誤爲祿者不同鄭學深於三禮往往以禮箋詩所謂按跡而議性情者以此毛傳綠閒色黃正色以喻嫡妾甚爲確當疏曲附箋義以祿衣爲六服之下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夫詩人託興之辭何所不可如必謂宜舉所有之物則箋云鞠衣以下衆妾以次服之是黃與黑皆媵妾所得服安見祿衣以喻妾而黃又以喻嫡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承琪案毛意謂絲爲女子之所治耳傳云綠末也絲本也蓋謂素絲由於所染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今以絲而爲閒色

之緣將歸過於女手之所治喻以妾而開上僭之端亦當
歸過於人君之所致所以思古人而欲俾其無過也鄭讀
女爲汝云女女妾上僭者專以上僭責妾似非探本之論
集傳女指君子且云言緣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
少艾而女又嬖之此用正義述毛之語殊失毛意況此詩
四章上二句同是興體此章第二句不應直斥君子故知
毛義爲長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何氏古義曰絺綌乃來風之物袺絺
綌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謫莫
如自脩也或以此章喻己之過時猶班婕妤好怨歌行所謂

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者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爲較量其於義末矣

呂記引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陳氏櫟云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承琪案詩序三言莊姜傷己但傷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之意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家老而賦綠衣之三章古人雖有斷章取義者然歌詩必類則此詩其必無忿疾怨恨之意可知矣

燕燕

序云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姜氏廣義曰說者謂陳方與州吁伐鄭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按此詩作於既送之後乃追述之詞若戴嬀與莊姜其於討賊自有同心不待作詩也然當時煢煢兩嫠婦郊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而晉靈不廢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弑毋歸則州吁之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助之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於野則越禮遠送箋云舒已憤盡已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迎送律之

此詩列女傳以爲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
歸定姜送之而作承琪案是時定公尙在不得稱先君且
其詞亦不類送婦之作禮記坊記引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勛作畜鄭注以畜爲孝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
人鄭志蒼旻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
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案禮記緇衣
引都人士首
章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無據此是鄭爲記注李
時竝非不見毛詩但其時未爲毛學故多用三家詩耳
迂仲又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其說更不足
信惟毛詩序莊姜送歸妾之言有經文遠送于南爲陳在
衛南之證且與左傳情事適合左證明白如此豈尙不可

信邪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葬後宮人竝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此時三家盛行毛詩竝未立學官然詔策已用其義蓋其授受有自故足取信也

燕燕于飛傳燕燕句也爾雅句燕句句燕句句句孫炎曰

別三名舍人曰喬周名燕燕句又名鴈此正與傳訓燕燕

爲𪚩合說文𪚩周燕也从隹中象其冠也南聲

腥脣李云呂氏春秋曰肉之美一曰蜀王望帝嬖其相妻

慙亡去爲子雋鳥故蜀人聞子雋鳴皆起曰是望帝也許

云一日者乃別一義雋周與子雋異物同名爾雅不言子

雋郭景純誤讀說文以雋周爲子雋雖誤其以燕燕爲卣
仍與毛傳同姚氏詩識名解曰卣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
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惺惺拂拂之類
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燕燕卣與漢書
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不知單言燕者
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鳥小爾雅謂之燕鳥鑿然可據則
舊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承琪案此
說亦泥左傳正義云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呂
氏春秋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
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

僅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
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此文旣云令燕往視燕遺二
卵皆單言燕而歌又曰燕燕漢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尾涎
涎下又云王孫死燕啄矢足見其可名燕亦可名燕燕矣
或謂燕燕爲兩鳥以喻行者與送者爲二人不知傳所謂
飛而上飛而下者皆狀一燕之言鄭箋於差池頤頤下上
皆言興戴嬌者是也試觀雄雉亦言下上其音又豈得爲
兩雉邪

頤之頤之傳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說文段注云當作
飛而下曰頤飛而上曰頤轉寫互譌久矣頤與頁同音頁

古文韻飛而下如韻首然故曰頡之古本當作頁之頡卽亢字亢之引申爲高也故曰頡之古本當作亢之於音尋義斷無飛而下曰頡者若楊雄甘泉賦柴虬參差魚頡而鳥肱李善曰頡肱猶頡頡也師古曰頡肱上下也皆以毛詩頡頡爲訓魚潛淵鳥戾天亦可證頡下頡上矣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亢鳥噉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此可爲段說之一證三章下上其音卽承此下頡上頡言之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此亦轉寫譌倒傳當依經釋之如箋云下上其音與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今本誤作大小惟小字本相臺本不誤校勘記以雄雉

箋亦作小大爲證是也蓋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宜倒亂

遺于將之傳將行也案鵲巢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彼對御之爲言此以戴嬌有行故以行訓將毛傳多訓將爲行蓋於疊韻取義周頌正義云釋言將送也孫炎云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

其心塞淵傳塞瘞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云定本作瘞俗本作實其衍傳文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正義用俗本書溫恭允塞正義亦引毛傳訓塞爲實承琪案塞之爲實訓義易明定本作瘞者蓋以塞爲塞之畧借瘞乃瘞

之段借方言厭塞安也廣雅厭塞安也是塞與塞通說文
瘞靜也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瘞厭瘞與厭塞義同故塞亦
可訓瘞蓋塞淵者狀其心之靜深鄘風秉心塞淵傳義亦
當如是鄭箋於定之方中云塞充實也於常武王猷允塞
云自實滿此與毛異義不必定以俗本爲長

日月

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此詩及綠衣終風序首句皆止
云衛莊姜傷己也詩經秦火後倒亂失次經師因前燕燕
是莊公歿後之詩故於此增入不見荅於先君之語後儒
遂有以乃如之人爲指州吁者案毛傳於逝不相好云不

及我以相好於甯不我報云盡婦道而不得報則斷非莊
公歿後追述既往之辭故鄭箋以胡能有定爲定完正義
引左傳石碯之諫以釋經中定字實爲確論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稽古編曰德音屢
見於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嚴華谷曰德音言
語也此詩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
待己之意耳故爲聲音言語承琪案德音非必有德之音
如豳風德音而曰不瑕鄭箋以此詩德音而曰無良所謂瑕爲通

德有凶有吉也集傳云德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屬強
解鶚冠子曰德音也者所謂聲也未有音出而響過其聲

者也此雖指號令聲名然但以德音爲聲與毛傳但以音爲聲不更詁德字者合

俾也可忘毛詩明辨錄云言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乎箋亦作忘無良解諸家解以爲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義皆淺承琪案可忘言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其憂卽緣衣心之憂矣曷雜其亡之意箋云亡之言忘也不必云

忘其無良若陸堂詩學謂也疑我字之譌則又可不必

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云不述不循禮也惠氏古義曰釋文述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

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義

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翁氏詩附記曰高郵宋綿初亦引賈山

至言術追厥功及隸釋諸碑術與述古字通用案術述二字古既通用則毛傳鄭箋以循禮爲述字訓義正與薛君訓法相合而呂記嚴緝乃引朱子初說以不可稱述爲訓則是術可通述而述不可通術矣惠氏駁薛君注毋乃過與承琪案首章云不以古道相處次章云豈婦道而不得報此則云雖報我而不循禮禮卽所謂古處也文意相承自當以傳箋爲是

終風

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已也嚴緝云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云衛莊姜傷已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陳氏稽古編曰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況其龍淚笑敖侮慢其嫡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

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凡經

文言悼言思言願

鄭云願思也

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

序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弑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已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

毛訓懷為傷

皆承上章言也

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弑之人欲與叙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

子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
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於左傳莊
姜惡之語甚合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篡奪之
心而桓得以不廢者外有石碯內有二母保護之功耳乃
一旦以平日從憂危中百計扶植之嗣子絕脰於仇人之
手況帷堂猶在祕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何
以爲情諸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也又
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噓嗟乎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
讎而認賊作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爲戴嬌冷
齒幾何矣此朱子所以深惡而削之也顧聖人手定編次

三言行錄卷之三
何遽知爲錯簡傳箋俱指州吁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
然則序言傷已者傷已之不能討賊也承琪案此說與陳
意略同而語較痛快

許氏伯政詩深曰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
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卽狂蕩
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旣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
忍斥言乎且惠然有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
於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
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守禮如莊姜
有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乎承琪案以莫往莫來等語

遂指爲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門一賦耳惟因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關宗社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亾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與此詩意正同詩深又曰漢廷臣詣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斥其引納騶宰官奴居禁闕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衆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悻亂如是邪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此念及君薨子弑國靡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王氏經義述聞曰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而風也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

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實

且貧小雅伐木曰終和且平

商頌那曰既和且平

甫田曰終善且有

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既終語之

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承琪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

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

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曠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曠也

鄭箋

以不日爲不見日非是說見下

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終日風本非風

名故爾雅無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雖於古無考然

謂其緣辭生訓則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嘗以意說之韓

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而風說文夬古文終又冬古文作與又泰古文作直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衆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衆爲終集韻衆古作唇列子周穆王篇奢簡爲右殷敬順釋文云奢篆作泰唇與奢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

惠然肯來稽古編曰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距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承琪案毛傳於惠然肯來云言時有順心也虞東學詩謂如宋光宗閒歲一朝重華宮此尚非其比類州吁弑君篡國自知爲臣民所不容

故有時亦欲託君母以自重然卽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于道事已故繼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此皆決絕之語詞雖婉而意則嚴矣

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傳陰而風曰噎全用爾雅文詩考引

董氏云韓詩墮墮其陰天陰塵也說文土部墮天陰塵

塵下有起字也詩曰墮墮其陰許從韓詩作墮與毛字異然天

陰塵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鄭箋以不日爲噎不見日旣曰且噎是已不見日矣何必又云不日不如呂記引王氏曰不日有噎者言不旋日而又噎也

願言則噫釋文走本又作噤又作噫舊竹利反又丁四反
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噫音都麗反又云劫也居
業反本又作跽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走爲劫
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
欬案欬音耶據反玉篇欬欠張口也正義述毛云願以母
道往加之我則噫正義噫字當作噫後人以箋噫字亂之跽而不行又引王
肅云願以母道往加則噫此噫字亦當作噫劫而不行跽與劫音
義同也定本集註竝同又述鄭云言我則噫解經言則噫
此噫亦當作噫謂鄭以噫解經之是也也承琪案釋文所據毛詩經文當作
願言則走其又作噤一切經音義十五十六引詩作噤又作噫者所以存

別本走即寔之或體

狼跋釋文云寔本又作走

非說文止部之走字走

又走之變體六朝別字往往有之其云鄭作噫者乃指箋

讀寔爲噫言之鄭雖以噫咳義釋經而經文自猶作寔

蘇林

漢書注云寔讀欬噫之噫陳氏啟源曰鄭云寔讀爲噫是箋詩時本尚作寔其徑改經文爲寔不知始自何時

所見傳文作走劫也則是同王肅本作劫其別本劫又作

跲孫毓本亦作跲

觀釋文云跲又渠業反孫毓同可見孫本作跲臧玉林謂孫同王肅作劫非也

至崔靈恩集注經文亦作走傳則作走欬也與王肅作劫

孫毓作跲者皆不同矣正義所據經文本作寔字傳作寔

跲也與狼跋傳同其所引王肅說跲乃作劫故云跲與劫

音義同也但其下云定本集注竝同則與陸所云集註作

欬者又異殊不可解

說文噓悟解氣也从口寔聲詩曰願言則噓又云允

卽欠字

張口氣悟也象氣从人上出之形段注說文於欠下云悟覺也曲禮君子欠伸正義云志疲則欠體疲則伸通俗文曰張口運氣謂之欠欬詩願言則寔崔集註云毛訓寔爲欬今俗人欠欠欬欬是也許說多宗毛許釋噓爲悟解氣蓋用毛說也又於噓下云許說噓義非是不必曲徇說文噴下一曰鼓鼻而釋噓爲欠直以其字從口不從鼻故耳殊不思內則旣云不敢噓又云不敢欠其爲二事憭然素問說五氣所病腎爲欠爲噓亦分二字倘噓卽是欠則內

則素問皆不可通矣至若詩願言則寔傳跲也或作劫者古字通段崔集註乃改劫爲坎訓以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坎蓋以附合許之噓解而不知許自解寔非解毛之寔也改寔爲噓自鄭君始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各本說文引詩願言則噓汪氏龍毛詩異義以爲後人妄增者是也學者可以知毛許於詩本無坎說唐石經作噓者乃從鄭非從毛承琪案段氏二注微相矛盾既以詩作寔傳訓跲卽不應以許釋噓悟解氣者爲宗毛矣其云許不當以噓同欠則是而所云引詩作噓爲後人妄加者臧玉林云考王肅孫毓崔靈恩以至陸孔經皆不作寔而五經文字

云噫見詩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噫是改毛詩從鄭箋在
陸孔之後玉篇噫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噫疑引詩亦後人
增入非顓氏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輩竄
改者是也

陳氏稽古編曰傳訓寔爲踰與狠跋寔尾同是礙而不行
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誅除亂賊原非婦人事也下
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
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
耳又崔集註欠欻之說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崔義
亦優承琪案傳訓懷爲傷正與序首句莊姜傷已合鄭訓

願爲思言爲我訓懷爲安於三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
噫也末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考序云遭州吁之
暴見侮慢不能正鄭云正猶止也此謂不能止其侮慢自
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兩言思我亦與序不
合

擊鼓

序云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范氏詩瀋曰左傳州吁
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
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未

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
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邱使漕旣城
不城楚邱矣諸家皆以爲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
推宋爲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
持久方其踊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
處恐馬先生契闊之悲居無宮室卽謂之廬不係乎有城
無城也先城漕復城楚邱爲遷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
以上承琪案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關志而有怨心死
詩漕
亡訣別惟聞愁歎之聲卽叔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兵無依安忍無親叔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

伐鄭未嘗敗衄爲疑至謂漕未城故戴公曰廬文公復城
楚邱此云城漕則非怨州吁詩此毛西河之說汪氏梧鳳
詩學女爲曰漕衛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野處漕邑載馳
序曰露于漕邑邑則有滅矣曰野曰露者正以下邑荒陋
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莽云爾文公之築楚邱因利築
城度土建邦猶之商人五遷周人遷岐遷豐遷鎬耳遂云
漕無城焉非也且州吁之城漕也亦猶浚洙城郎之類非
創爲是邑故鄭箋曰修理漕城況未幾而州吁死則漕之
增修與否皆未可定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
城謂城漕非州吁事也

不我以歸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何氏古
義曰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卽往伐鄭旣圍其東門五日而
還矣未幾魯鞏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
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王
氏總聞亦云夏還而秋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承琪案
詩詞不我以歸緊接平陳與宋則是初出師時已有死
無日之憂不必待其再舉箋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此於詩旨最合

爰居爰處爰咨其馬箋云爰於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
於何咨其馬乎嚴緝曰此說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

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中如爰始爰謀爰猷
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
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
之詞承珙案傳云有不還者有亾其馬者是亦但以爰爲
發語詞竝無於何之意嚴說是也

先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文契本亦作挈小雅大東契

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王逸楚辭注引作挈挈寤歎

文選

注引孝經鉤命決曰

挈又作絜爾雅九河有絜禹貢正義

引李巡云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蓋契闊者
以雙聲爲義後漢書傳毅追志詩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盧子諒贈劉琨詩契闊百罹風俗通妻者既齊于己以養
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此正用
毛傳以契闊爲勤苦也宋書劉劭傳詔曰劭思懷亮粹體
業淹明宏敷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齊書謝
朓傳辭隋王賤故舍耒場園奉筆兔園契闊戎旃從容讌
語契闊與從容對亦言勤苦於兵旅隋煬帝遣史祥書於
時同行軍契闊戎旃是六朝猶用此義至唐人始有以契
闊爲閒別之意如杜甫詩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李商
隱文契闊十年流離萬里之類集傳因之以契闊爲隔遠
嚴緝并引漢書閒何閒爲證誤矣

通典魏徵等嫂叔服議
貞觀十年云長年之嫂遇

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
契闊偕老此猶用毛義以契闊爲勤苦也

釋文引韓詩契闊約束也盧召弓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
答盧湛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
詩作括承琪案韓詩闊既作括契疑當作絮絮括亦雙聲
取義說文絮麻一耑也括絮也麻一耑者猶言一束也故
糸部又曰絮束也是絮括爲約束之義死生絮括言死生
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其義亦通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魏脫雙跳脫
齊書張敬兒傳太祖報沈攸之事云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楊柳薦女成姻志相然諾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面邸與
梁狎琛奉陳昔思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魏書
蘇湛傳魏莊帝曰問卿昔蕭實實甚有美詞爲我說也湛
頓首謝曰臣與實實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
反臣之異也又魏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

談謙心念舊恩梁昭明太子詩網繆似河曲契闊等津濱
江淹詩契闊承華內網繆餘歲年此皆以契闊爲周旋之
意正與約
結義相近

與子成說釋文說音悅毛數也鄭相愛悅也數色主反承
琪案陸音悅者是專爲鄭箋作音其以數爲色主反則毛
於成說之說如字讀矣正義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
生也其處契闊勤苦之中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
數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
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
旨也正義述毛雖與王肅異而讀數爲數目字則同說爲
數目古無此訓自以釋文音色主反爲正蓋數讀色主反

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是也
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遠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
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者成言也毛
不訓說爲言而訓數者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
事爲數所說者非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
者約誓以死生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
說爲數歟

于嗟閼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毛於此閼字不別
爲訓蓋卽承上契闊之義呂記云言始欲死生勤苦其之
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此語最諦孔疏以閼兮爲乖闊與

契開異義非是或疑契開雙聲字似不宜單言開不知雙聲取義者單言之訓亦可通卽如九河之絜李巡以苦釋之是單言契亦可訓苦且如綢繆卽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而都人士綢直如髮毛以密直訓之密亦纏綿之意是綢繆可單言綢猶契開可單言開也

于嗟洵兮毛傳云洵遠釋文云韓詩作𩇛𩇛亦遠也盧召弓曰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正作𩇛錢曉徵曰古讀𩇛如𩇛與洵音相近承珙案文選思元賦儵𩇛𩇛兮反常聞注引蒼頡篇云𩇛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𩇛𩇛而𩇛精張載注云𩇛𩇛目不正也是𩇛𩇛卽𩇛𩇛洵之爲𩇛與

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洵爲襲之假借耳

凱風

序云凱風美孝子也集傳以爲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陳氏稽古編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若謂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邪許氏詩深曰此詩叙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若七子幹母之壘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矣承瑛案此詩

自是七子遭家不造母有去志而能痛自刻責思過引咎以悟親心卒令其母感而不嫁故詩人代叙其自責之辭以美其能慰母心而孝已莫大於是矣大戴曾子立孝篇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謂爲人子者義當歸過于己非七子眞不能慰其母心耳要非以此詩爲七子所自作也

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

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
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
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
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旣
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
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
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采風者親覩其
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
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眞於先君無妻
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

季氏詩說解頤曰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王氏總聞曰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承瑛案人子苟不能安其母則罪在其子其母竝無過可言孟子何以舍子而過其母哉至斤斤較量於親之待己者以爲其過之大小尤爲無理許氏詩深曰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卽愈疏

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
虺火之未然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
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
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弁之
親昏惑信讒廢嫡屏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
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動豈
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叙
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亦
惑乎

嚴緝云凱風棘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惟園有棘毛

氏以爲棗陸農師以爲酸棗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圓有棘
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酸棗也舊不
指爲何物今按釋草云策刺也郭璞云草刺鍼也方言凡
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
之間謂之棘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
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
生者棗相竝橫生者棘不識二物觀文可知承珙案說文
棘小棗叢生者此語最明晰蓋棘之大者爲棗小者爲棘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周禮外朝三槐九棘注云取其赤心
而外刺此與槐配植者必非小木而亦謂之棘蓋散文可

通耳毛詩釋棘祇二處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傳云棘棗也以其言實故也小雅有捄棘七傳云棘赤心也以其爲七故也此皆因文見義故訓各不同其他如此詩之棘心秦風止于棘唐風集于苞棘小雅青蠅止于棘楚茨言抽其棘之類皆無傳蓋以皆係荆棘不煩故訓自明耳此詩次章言吹彼棘薪則是此棘之長祇可爲薪其不當指爲棗木可知矣嚴氏以爲與園有棘同非是

通卦驗云南風曰景風一曰凱風爾雅翼云白虎通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埤雅云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承琪案易
真于叢棘虞翻注云坎多心故叢棘特性鑽食記棘心七
刻蓋棘心堅故以爲七凡木心堅者最難長自萌芽而至
于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矣

稽古編曰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
興太鑿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承琪案劉
氏有應無應之說謂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
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不知上章
雖未言子而已有母氏不必定以兩物興兩人也卽如末
章止說黃鳥而下乃言母與子集傳亦以爲興是又以一

物與兩人矣可知詩人取興原不應如此過泥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瓠子河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

南而戴校而作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

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承琪案此及

干旄之浚毛傳俱以爲衛邑當以濮陽之浚城爲是濮陽

今直隸開州是方輿紀要云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

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北也若浚儀故城在今祥符西北

者晉地道記以爲衛之儀邑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

年爲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陳畱風俗傳云縣北有

浚水象而儀之曰浚儀然則在春秋時本無浚名

寰宇記開封府

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於此沈小輿地廣記謂寒泉在宛日陳留縣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

祥符縣西十里蓋皆係後人因浚水之名而附會之一趙氏清

日浚水爲汴水所奪故汴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

傳箋及正義皆以寒泉在下有益於浚喻子能奉母其義甚正何氏古義乃謂子賴母以有生猶浚民賴寒泉以爲養舊以寒泉興七子浚民與母難通不知此章兩有字正相呼應若以寒泉比母而乃云在下於理不順故知何說非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說文睨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兒睨大目

也大徐本又云睨或从完作睨段氏注謂說文無睨字睨

毛詩後箋卷三

美

下之睨爲徐氏所補不知艸部曉从睨聲似不得謂無其
字或者睨卽睨之重文後人誤移於睨下鈕氏樹玉曰睨
睨黃鳥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疑睨睨實一字考睨字
屢見於經典而睨祇見於凱風若博雅玉篇廣韻睨竝訓
出目案今廣雅正與說文睨訓合然則睨卽睨矣蓋完見
形近易譌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覓後人不察分
爲二字耳承琪案鈕說近是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
釋文云莞一作覓若廣韻以睨爲小目睨爲大目則二義
迥別不當連文其誤可知總之箋以睨睨與顏色好音訓
辭令於義爲備集傳專指其音偏矣

案詩睨字凡三見凱風睨睨黃鳥傳云睨睨好貌杜有
睨其實傳云實貌大東睨彼牽牛傳云明星也各隨文釋
之其實惟凱風睨字從目若杜睨字據釋文云字從白
或作目邊大東睨字玉篇日部睨下云明星也是三字偏
菊各異稽古編但據從日之字以爲玉篇獨取大東爲詩
中睨字之本義而不知玉篇目部睨訓目出睨訓出目又
於睨下引詩睨睨黃鳥何得謂獨取大東乎

雄雉

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恆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姜氏廣義曰考春秋隱

四年宣卽位明年衛入鄆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旣爲鄭敗又與齊鄭伐魯魯桓求好待於桃邱弗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爲戲故詩人託爲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辭因以刺宣公也曰百爾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朱氏通義曰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愾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卽是男女怨曠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邪翁氏附記曰凡序之說必皆實有所

本如所謂衛頃公衛宣公諸詩悉非無因至謂雄雉刺衛宣公朱子雖不信之然亦未有以斷其必非衛宣公之詩也蓋序說特述此詩所由起而所謂國人患之者即使國人陳詩爲怨曠者言之亦奚不可陳氏啟源乃以毛鄭喻宣公媚說婦人義盡駁朱傳殊不思毛傳止詁字義而已初無宣公媚悅婦人之說也鄭箋始有奮其衣服志在婦人之語至於序言怨曠只渾舉之詞鄭乃以前二章爲男曠後二章爲女怨繆矣承琪案毛於首二句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數數然是毛意已有奮訊形貌志在婦人之意但未明言耳固非止解詁字義而已惟序言志在

淫亂乃所以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之由故於首章起興以下皆叙從役怨曠之事而終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隱刺宣公構兵無已由於忿疾貪恠所致其言微而婉矣序又言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自不當擬以唐人閨怨之作也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承琪案箋義正與左傳合趙宣子以亾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書其弑君而引此詩以自咎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亦云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是也又案左傳引詩當本作自詒繫或詩正義云左傳自詒伊伊當作繫

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此及
兼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
傳正同爲繫可知觀此足知傳本作繫今左傳仍作伊及
詩疏引傳亦作伊皆寫者誤改耳惠氏左傳補注王肅以
左傳自詒伊感爲邾風
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詩作感而上句又異王
子韋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馬元伯曰自詒伊感感
卽阻之異文非逸詩也阻从且聲且之言藉
也國語甯戚大倉子賢道作甯藉此說亦通

范氏詩補傳曰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
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無忤害貪求之心
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爲忤害貪求此國人亦
姑徇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于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

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譎諫之義也詩潘云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杌隉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承琪案末章箋說以爲君子不忮不求君不當使之在外不得來歸解固迂曲集傳以爲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此卽王風苟無飢渴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及辛憲英所云軍旅之閒克濟者其惟仁恕之意蓋在婦人言之固宜如此

若係國人所作意當不止於此嚴緝引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伎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此蓋朱子舊說似較集傳爲勝

匏有苦葉

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毛公雖不注序然次章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此言并與序相應且傳語多簡而於此篇較詳其必有所受之矣惟夫人爲誰傳未明言箋始以爲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

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
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
竝爲淫亂承琪案宣姜淫亂在宣公旣卒之後自不得云
公與夫人竝爲淫亂若虞東學詩所載顧宛溪說力詆左
傳之誣以史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者爲是此說洪容齋已
有之不始於顧卽如顧云先君之妾嚴閤深宮宣公爲公
子又出居於邢無由得近然則公子頑何以通于宣姜又
云卽有之亦必闕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
此不知左傳所謂屬急子於右公子者當是宣公卽位後
之事若當爲公子時無庸屬其子也劉向新序以夷姜爲

宣公前妻與史記略同蓋皆三家詩說獨毛詩與左傳合不應舍此而信彼也

濟有深涉傳濟渡也案濟當作津渡解渡水謂之濟因而所從渡處亦謂之濟說文津水渡也渡濟也方言過渡謂之涉濟

水經河水注云名其津爲君子濟晉書石虎載記起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此皆以濟爲渡名

此詩首章以濟與匏對次章以濟與雉對皆實字也箋訓濟有深涉爲渡處深此固以濟爲津濟次章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則又以濟爲渡水矣正義因之言濟此盈滿之水兩濟字虛實異義非也

深則屬淺則揭正義曰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

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毛西河曰爾雅云以

衣涉水爲厲謂衣禪入水耳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帶以上爲厲何也蓋言水淺及膝可揭衣以涉是爲繇膝以下假水深及帶則需衣禪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以上以此推之似厲以帶爲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是也若衣禪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是也承琪案爾雅此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此二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限以褰衣不褰衣爲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

涉由帶以上爲厲三科雅意蓋以膝爲準而分上下言凡
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上爲
涉訓詩涉字又引以衣涉水爲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
毛公善解爾雅恐學者疑厲有二法耳至引揭者褰衣義
訓已明故不必更引由膝以下爲揭總之毛公用雅證詩
蓋以由膝以上爲涉之正限深於此而上於帶則爲厲淺
於此而褰其衣則爲揭耳

正義謂傳引由膝以上爲涉特因爾雅成文非是段懋堂云傳

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有二說而竝存之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肌改案此說亦未必然

毛鄭詩考正曰毛傳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旣以衣涉水
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

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砾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字又作瀾省用厲水經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爾雅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雅訓不可易也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段氏說文注云履石渡水

乃水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與深則厲截然二事厲砮
同音故詩容有作砮者許稱之以明假借釋文引韓詩至
心曰厲玉篇作水深至心曰砮蓋韓詩作深則砮假砮爲
厲故許稱之歟若如戴說許當徑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
水矣承琪案戴謂以衣涉水則何不可涉此言非是以衣
涉水對褰衣而言蓋淺則褰衣可使無濡深則濡衣至帶
而猶可渡故須度其深淺之宜若有橋梁可依無所庸度
且卽水淺亦何妨從橋不必云深則淺則矣釋文引韓詩
至心曰厲卽爾雅由帶以上之義論語集解引包注以衣
涉水爲厲揭揭衣後漢書儒林傳包咸本習魯詩此所解

用爾雅亦與毛同故知毛傳未可非也

濟盈不濡軌段懋堂曰軌非轍迹之名毛傳本作由駟以下爲軌此以車之高下言軌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間爲軌此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軌前之軌解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開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軌釋文軌舊龜美反是晉宋古本皆作軌也又曰毛言由駟以下則輿下之駟軌也駟下之軸軌也虛空之處未至於地皆軌也濡軌者水濡輪間空虛之處而至於軸而至於駟則必入輿矣王懷祖曰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

美反軌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轄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

今本事誤作車據孔疏改正

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

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徹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轄頭在軹之下

車之濟盈必濡其轆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
酉反牡莫九反此章彌驚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
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轆頭之說爲確
集傳讀軌爲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
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蓋傳
文本作由轆以下爲軌車軸在轆之下其兩端出轂外者
謂之轆頭又謂之軌故曰由轆以下爲軌上下字形相近
又因上章傳有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屬之文遂誤
作上耳鄭君不言其誤則所見本尚未誤也釋文曰軌舊
鮑美反謂車轆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千寶李軌諸

人所見本竝作由軌以下爲軌故有車轄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故陸云依傳意空音犯而孔遂以軌爲軌之譌且以爲軌是車轄轄頭謂之軌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軌當爲軌其說與禮記正義自相矛盾唐石經因之改軌爲軌誤矣或謂轄頭與車轄不宜同名不知車中之物固有異事而同名者考工記軌崇三尺有三寸注曰軌轂末也又去三以爲軌注曰鄭司農云軌小穿也又去一以爲軌圜注曰軌轄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云軌與軌於事同謂轄頭也然則轄之植者衡者謂之軌轂末小穿謂之軌轄頭亦謂之軌轄頭謂之軌

車轍亦謂之軌皆異事而同名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減軌亦謂轉頭爲軌也承琪案馮氏名物疏曰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驅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謂轍末之軌也予謂軌軌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轍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跡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當從羅氏爲長據此是羅馮之說皆與李成裕同毛傳云濡深水

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其下云違禮義不由其道猶
雉鳴而求其牡矣此謂水深必至濡軌犯禮必至爲非今
濟旣盈而不知其濡軌猶之牡是求而不知其非偶矣此
承上章深則厲二句更進一層上祇言男女宜有禮義此
直言其犯禮不顧矣但濟盈有濡軌之道雉鳴無求牡之
理二句語意反正不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
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
所求此以濡軌求牡皆喻夫人爲是集傳謂以濟盈與雉
鳴然後以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非也

旭日始旦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

呼老反今本說文作讀若勛盧召弓曰勛從力冒聲知亦
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蹢蹢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
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承琪案
徐又音許袁反者集韻類篇亦引徐邈讀許元切是徐所
見本不作旭易盱豫釋文盱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
始旦今考姚所引詩盱當作盱从于不从干說文玉篇皆
無盱字盱說文雖訓曉然日部又云睪盱也玉篇睪明也
盱也是盱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睪盱釋文云盱日
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滌盱景福殿賦皓皓盱盱丹采
煌煌皆取光明之義盱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

徐所見本亦必作盱日始且與姚氏同也段注說文謂集韻類篇許元切元乃九字之誤今之音義又改元爲袁使學者求其說而斷不能得如段說必先以形近誤九爲元後乃以聲近誤元爲袁然釋文在集韻等之前已先有許袁反矣段氏蓋未檢易釋文所引姚信注故求其說而不得耳

谷風

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呂記引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此朱子初說也其論甚正至作集傳乃以爲未見化其上之意朱氏通義曰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藟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承琪案此傳以葑爲須爾雅則云須葑從說文又云葑須從其實乃一物三名古今方俗語異耳須從爲雙聲葑從爲疊韻

說文衆呼之曰須從毛傳單呼之則曰須猶爾雅衆呼之
曰葑從單呼之亦可曰從禮記正義引陸疏云葑亦謂之
從是也齊民要術引爾雅舊注云江東呼爲蕪菁或爲菰
菰須聲相近今考菰本當作松松卽從之同聲假借禮記
學記待其從容注云從或爲松是其證郭注爾雅須葑從
云未詳毛詩音義采葑下引郭璞云今菰菜也案江南有
菰江北有蕪菁此所引疑卽景純爾雅注傳寫脫去誤以
上文龍天蒿注未詳二字移并於下陸氏所見係未脫之
本邢作疏時益郭注已脫漏乃以毛傳訓葑爲須者屬之
須葑蕪殊不知詩本言葑毛故以葑從之須釋之若須葑

蕪竝無封名邢知有傳而不知有經亦惑矣釋文云封字
舊作蘆玉篇封蕪菁也蘆蕪菁苗也齊民要術引字林亦
云蘆蕪菁苗其實一物亦方俗語異耳方言云蕪菁紫華
者謂之蘆蕪王氏廣雅疏證謂名醫別錄以蕪菁與蘆蕪
同條蘆蕪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方言別錄皆不誤不知
蘆蕪雖或名蕪菁而究不可以釋詩之封何也采封無以
下體封之美自在葉蘆蕪卽今之羅甸其美在根與無以
下體語不合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
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陳藏器云蕪菁今并汾河朔閒燒
食其根呼爲蕪根蔓菁根莖惟秋冬可食故箋云有美時

有惡時矣

菲者爾雅釋草凡兩見一云菲芴也郭注卽土瓜也一云菲蔥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詩正義曰陸璣云菲似菑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鬱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卽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承琪案孫炎注爾雅以菲爲菑類本之鄭箋郭注以菲芴爲土瓜本之廣雅陸疏合二菲爲一而不云名土

瓜郭所云土瓜乃月令之王瓜爾雅之鉤睽姑非詩所謂
非也據某氏孫炎陸璣之說非芴卽非蔥菜無疑毛傳但
訓非爲芴不及蔥菜正以其爲一物耳據陸疏蔥葉烝鬱
爲茹滑美是其美亦在葉箋以非爲薑類而陸疏云薑一
名薑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則其根或亦有美時
耳故詩人與葑並舉左傳傳三十三年白季對晉文公引此詩
而曰君取節焉可也坊記鄭注云此詩故親今疏言人之
交當如采葑采非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
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此雖不指夫
婦其爲節取之意則同自程大昌云古人用牲以上體爲

貴蕪菁則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
此雖亦本坊記鄭注君子不盡利於人無以其根美則并
取之然可以注禮而不可以釋詩何氏古義因之言二物
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此解殊與
詩意不合至錢氏以爲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嚴緝同此則
凡菜皆然詩人何獨言葑菲乎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違離也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
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說文云很是不聽從也一日行難
也韓詩以違爲很卽行難之義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
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

也毛韓鄭三說略同至薄送我畿箋云言君子與已決別不能遠難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何氏古義曰此非真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旣行矣汝與我決別卽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於畿乎奈何其不一顧也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承珙案何說於不遠伊邇之言更覺微婉下文云比予于毒又云有洗有潰旣詒我肄其夫之相遇如此豈復循送婦之禮白虎通義引此詩爲送出婦之禮以見其夫之不以禮送此必本三家詩似較箋義爲勝

惠定字曰呂覽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
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至于宮中
遊翔至于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
綏此不過歷之謂綏與機古字通承珙案說苑政理篇修
近理內正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馬
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此皆以機爲畿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正義曰此以
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

竝而善惡別箋云小渚曰汙涇水以有渭故見謂

今本見
謂作見

渭從正
義引改

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

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毛鄭皆以涇喻舊室渭比新昏
但傳意以湜湜爲渭之清以比新昏之美箋謂湜湜爲持
正以比己之持正守初則其沚指涇言之經本作止鄭程則讀止爲沚
氏謂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嚴緝卽用其說呂記
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旣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
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此皆與傳箋相反東萊遺集又
有說云旣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
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此又以渭清比新昏與詩記
之說自相矛盾然後說於傳箋有合亦於經文較爲融貫
也

不我能愔釋文云愔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說文起也王
肅養也據此是今本傳云愔養也乃王肅所改正義云徧
檢諸本皆云愔養以孫毓引傳云愔興者爲非不知陸所
見本卽與孫同且孫朋于王者尚引傳爲興可知古本必
不作養矣毛鄭詩考正曰說文愔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
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
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愔蓋承上章何有何以寵勉求之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
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旣爲哺養下言
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

亦當作惰省文假借耳承珙案惰訓爲興卽謂興起家道言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卽下文所謂旣阻我德也不我能惰似當作不以我能惰蜀石經殘刻不下有以字後漢書竇融傳注引詩云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此爲德二字雖或有誤然固可證不下有以字也

說文惰起也引詩能不我惰段注云許所據如此與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能讀爲而承珙案說文所引詩或以爲是我行其野篇爾不我畜之異文然呂記引董氏曰孫毓王肅詩竝作能不我惰此正與說文同自是所據本異但如段所言以說文訓惰爲起者與傳惰興也義同則

經文能不我情當解作而不我起文義不順或者傳興字如爾雅厥熙興也之興鄭注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興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興玩究辭樓注亦引說文興悅也是古本說文興下尚有悅也一訓或毛傳訓懽爲興乃喜悅之意詩言而不我悅反以我爲懽於義亦通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蜀石經恐下無育字承珙案傳云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

案衆當作衆正義釋經云我與汝顛覆盡力於

家事卽用箋語上箋兩云君子之家事事難易無所辟傳
可證今十行本相臺本毛本皆作衆誤事難易無所辟傳
云育長者長訓長養謂昔時於長養之道恐至窮匱故我
與爾願盡力於家事下文旣生旣育謂旣遂其生旣得
所長二育字同義故於旣育無訓爾雅釋詁育長也郭注
爲長養與孟者父爲長老正伯爲官長者別如台朕箋以
陽爲子我之予資界卜爲賜子之子爾雅每有此例
昔育之育爲幼稚旣育之育爲長老正義曰以育得兩訓
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今爾雅釋言
與育承琪又案箋云昔育者對旣育言之於旣生旣育比
予于毒乃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鄭雖以昔育爲稚
旣育爲長與毛異其於昔育句亦必無二育字所云昔幼

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者乃探下文既育言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訓以長老也若經文作恐育則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鞠四字爲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

翁氏詩附記曰傾氏炎武以鞠覆育毒皆轉通讎售爲韻蓋泥於第一句惱字轉音許求反此作鞠自縛也愚謂此章後四句自爲韻不必與首句相叶而惱德二句卻未嘗不自爲韻此卽屋職通用也承琪案翁說非是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逸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讀畜如

鯀夏小正鞠則見解者謂卽嘑讀如呪書古文教育子育
今作曹淮南子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毒亦讀
賣若覆字則今本兩讀封禪頌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畜
音讀與此相倣自韻書與四聲界限判然豈知古音口齒
遠近閒有自然相就者惟達者能知其通

伊余來暨傳暨息也段懋堂曰暨卽咽之假借大雅民之
攸暨正義引爾雅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
此當作咽蓋三家詩作咽毛詩作暨惠氏古義云暨仰涂也非
休息之謂正義以暨與咽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暨

休咽息也玉篇云𦣻息也今爲𦣻𦣻與𦣻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爾雅說文無𦣻字則釋詁𦣻字當依玉篇作𦣻谷風伊余來𦣻及大雅民之攸𦣻皆從土旣或古字假借以𦣻爲𦣻承珙案孔疏引某氏注爾雅引詩民之攸咽是詩本有作咽者則𦣻爲咽之假借無疑惠氏雖據玉篇以𦣻爲古𦣻字然玉篇𦣻下本不引詩未可卽以𦣻字爲詩𦣻字之假借如玉篇心部又云𦣻息也此𦣻字說文以爲古文愛字而後人亦有以爲詩𦣻字者皆誤伊余來𦣻對旣詒我肄而言今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我初來之時猶能以禮相待而安息我也黃氏一正引葛屨毛傳婦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此亦足以發明經義
式微

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箋云黎國在
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考黎侯本國自在漢上黨郡之黎亭
說文邑郛邕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邶漢地
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潞
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
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括地志云
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是唐
宋時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

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
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云黎氏
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亦卽詩之黎
國若魏郡之黎陽本屬衛地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
南注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瓠子河注瓠
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
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縣也世謂黎侯城昔黎
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
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漢陽郡治也據鄭注蓋誤以黎
陽爲黎侯國黎縣爲黎侯寓衛之地漢書地理志黎縣屬

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南鹿邱在開
州西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卽
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
陽縣以黎侯
寓衛居之
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爲其本國黎縣爲其寓居至元和
郡縣志黎邱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爲
名鄆城縣今屬曹州府爲漢東郡壽良縣地此當別是一
黎非黎侯所寓之地也

朱子詩序辨說引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
之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
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劉氏瑾曰黎侯臣子有勸歸之

解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歟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劉氏韶江詩益曰衛凱風以下時世多闕但此篇旣次宣公詩新臺乘舟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承珙案變風終于陳靈陳靈被弑在春秋魯宣公十年晉滅赤狄在魯宣公十五年當衛穆公時去衛宣公之世已百餘年矣惟在衛宣公時桓文未興故黎臣以救災恒鄰望之於衛若在穆公時則齊晉迭主夏盟不當復以責衛矣

詩中人名地名毛公必有所受傳以中露泥中爲衛之二

邑李迂仲既誤以爲鄭氏而又譏其無據古地名豈皆有據乎黃氏日鈔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理不知處之以二邑者謂以二邑之所出贍恤之耳豈必令其分身而處之乎且春秋齊景爲昭公取鄆圍成非二邑乎此等皆拘墟之見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則中露當相去不遠段氏懋堂云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卽泥中之地廣韻坭地名承琪案鄭注士虞禮引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劉本作泥是不獨韓詩作坭且有竟作泥者段說似爲有據但其云當以露與泥爲邑名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卽中林林中之例從來連中字爲邑名者非殊不知

春秋時邑名上下連中字者魯有中邱晉有中牟鄭有中
分晉又有平中安見中露泥中必不可連中字爲邑名乎
路史國名紀高辛氏後有中路又炎帝紀潞子嬰兒甲氏
國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中路氏據此疑詩
中路本國名而
以爲邑名者也

旌邱

序云旌邱責衛伯也詩序辨說謂其見詩有伯兮二字遂
以爲責衛伯誤矣朱氏通義曰武王封康叔于衛本牧伯
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
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
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

承琪案史記衛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
侯孔氏詩正義因謂康叔之後爲時王所黜頃侯故賂夷
王而復之此說本不足信司馬貞索隱駁之極明詩序之
衛伯自是方伯之伯惟序云衛伯是責其君詩稱叔伯則
指衛之諸臣所謂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豈得謂見
詩有伯兮遂以爲衛伯作序者不應牽合如此也至序云
責衛伯者是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
往有此毛傳專釋詩詞故兩言大夫但以伯叔指衛之諸
臣而竝不及其君序與傳各明其義仍兩不相悖耳
施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施邱諸侯

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闕也姚氏識名解云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證覃延也詩蓋曰旄邱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邱猶遠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爲闕於義無據承琪案詩言葛者多取延蔓之義此傳以葛之連屬與諸侯憂患相及取義自確其訓誕爲闕卽延字引申之義蔓愈長則節愈闕已有爲時甚久之意故下傳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姚說謂訓闕無據非是至鄭箋云土氣緩則蔓生闕節與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姚氏

曰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土氣鄭氏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正義云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辭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案此疏析義甚精其實與以二字本通漢書劉向傳注曰曰由也此必有以者言必有由也廣雅以與也江有汜擊鼓桑柔箋竝云以猶與也然則必有與也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氏春秋審應覽成公賈諫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

三年、動不飛、不鳴云云其下引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此亦大概言其遲久之必有所爲耳毛公所謂仁義功德者殆卽詩意而推言之非截然與以二字分屬仁義功德也讀者宜善會之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簋有以也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云以依注音似案鄭所據必三家詩有讀以爲似者故此讀從之必有似也者謂所以久於衛者其君臣必似有相恤之意故也然曰似則非真能相恤可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

言不來東也傳所謂大夫者明指衛之大夫蒙戎喻亂與
左傳士為所言同匪車猶言彼車古人匪彼通用桑扈彼
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引
亦作匪采菽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襄八
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廣雅亦云匪彼也
毛公直云彼車不來東耳鄭箋始以匪為非言女非有戎
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詞雖婉而義近迂下文靡
所與同箋說亦不如傳之直截靡所與同傳云無救惠恒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
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流離之子傳雖未明言所指然於襄如充耳傳云大夫有

三言
尊盛之服而不能稱則之子自指衛之諸臣所謂始而愉
樂終以微弱正謂衛臣不知救患恆同苟且偷安辱亡齒
寒終必及患如鳥之少好不足恃耳稽古編云衛不救黎
而狄患終及于衛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
其詩示戒深矣

自來說流離者皆以爲梟惟姚氏識名解云以爾雅文義
按之上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下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
狀故謂凡鳥之少美長醜者俱呼爲鷦鷯耳況上旣釋梟
鷦此不當復贅明甚後人因黃鳥有巢畱離畱之通強以

詩流離比例且飾爲倉母則醜之說何其冤也承珙案郭注爾雅但云鷓鴣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竝未嘗指爲梟陸璣詩疏則云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且引張奐云鷓鴣倉母姚氏據爾雅上下文義以鷓鴣爲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其解甚諦惟不信毛詩之流離卽鷓鴣而仍用宋人流離漂散之說殊不知詩字本作畱離觀郭注引詩及爾雅釋文云畱離詩字如此者可見今詩作流者乃後人所改詩釋文云流音畱者亦後人所改耳詩字旣不作流則宋人自王介甫後俱以漂散解流離者眞所謂郢書燕說矣

衰如充耳稽古編曰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衰然爲舉首服虔注云衰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卽瑱施于冕服故爲盛飾承琪案漢書注訓衰爲盛服乃顏師古非服虔陳氏偶不檢察耳漢書敘傳又云樂安衰衰古之文學顏注亦云衰衰盛貌蓋衰本衣袂之名从衣从采引申之爲盛飾亦訓爲長生民實種實衰傳云衰長也箋云枝葉長是也

簡兮

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冷官詩人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

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
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
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
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
物

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干舞也何氏古義
曰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爲象武王以
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
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毛傳以干

羽爲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威矣文舞爲羽舞言羽則有節矣或又以文舞爲箛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箛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箛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箛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問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

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承珙案孔穎達於隱五年左傳疏云萬是舞之大名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宣八年疏云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不取公羊萬是千舞之義詩疏則從公羊說以萬爲千舞箭爲羽舞而所引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則是萬亦兼羽舞矣又所引異義公羊說亦云樂萬舞以鴻羽尤自相牴牾總之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箭武舞干戚統名曰萬舞萬爲盈數義取衆多魯頌萬舞洋洋傳云洋洋衆多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萬大舞也故知毛說不可易矣或又疑萬兼文武二舞而詩何以止言執箭秉翟不知上言公庭萬舞則干戚羽

簫皆備可知次章簫翟單就祭末錫爵時言之蓋凡舞皆先武而後文陳氏禮書曰書言舞千羽則先千而後羽樂記言及千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千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而後大夏漢樂先武德而後文始唐樂先七德而後九功然則祭末正當文舞之時故見其執簫秉翟而繼之以公言錫爵也

稽古編云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之舞也日中敎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爲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承珙案傳雖爲舞有三然四方及敎國子弟非一時之事但言其平時職業有此而當日詩人

所見則以在宗廟公庭者爲正下文公言錫爵乃公庭祭
末之事傳引祭統文者以經有秉翟而禮所言韞胞翟闔
寺者翟卽秉翟之輩故云樂吏之賤者也賢者失職至以
卑翟之禮施之賤斯甚矣胡氏紹曾曰錫爵之禮舊以公
庭爲宗廟故云祭末勞翟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毛詩
明辨曰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燕禮恐無萬舞
之事終以從毛鄭爲安

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
於遠也惠氏古義曰呂氏春秋先己篇曰詩曰執轡如組
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

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承琪案淮南繆稱訓亦云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二語爲家語文今家語好生篇云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案四字宜衍引邶詩不引鄘風

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

哉觀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藝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左手執箏傳箏六孔說文箏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竹部云箏三孔箏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箏小者謂之箏段注云毛詩傳曰箏六孔許箏下當從毛今作三孔者爲淺人所亂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箏者謂箏之三孔者則名箏也其大者蓋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位皆云箏如笛三孔鄭專爲箏耳承琪案段說是也趙注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同鄭注以箏爲三孔蓋皆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箏七孔此則以箏有笛名故

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笛也羌笛三孔亦猶龠爲六孔而籟別爲三孔龠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榛木也从木秦聲棗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棗栗也皆以榛棗爲兩植今經傳概作榛無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並言曹之榛上有梅下有棘棘者小棗皆果實二榛其栗乎止于榛前二章爲樊與棘毛云榛所以爲藩也孔云棘榛皆爲藩之物故此棘是棗

音

刺非小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生之榛乎餘二榛經無明據然陸疏謂山有榛與樹之榛栗子皆味如栗周語引旱麓詩榛梏濟濟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邨與大雅之榛先儒皆以爲栗實也字當作栗矣承琪案陳說是也栗榛二字本別經傳則榛栗多溷爲一詩有五榛大抵多係栗字太平御覽齊民要術皆引詩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旣明指爲山有榛及樹之榛栗此卽說文實如小栗之栗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邈代上黨皆饒者此卽李時珍本草所謂實如櫟上壯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

尖遼東軍行倉之當糧者今人尚名榛子此非詩中所有
鴈鳩之榛陳氏云曹在兗豫閒未必產遼果是也大雅之
榛與楷竝言山海經西山經下多榛楷郭注亦云榛子似
栗而小與韋昭同至青蠅之榛說文榛下一曰叢木也今
本作一曰故也誤惟一切經音義所引不誤陳氏云詩五
言榛爲果實者四惟小雅之榛爲叢木可爲確詁

隰有苓傳下溼曰隰苓大苦說文苦下云大苦苓也段注
云見邶風唐風毛傳爾雅釋草苓作薺孫炎注云今甘草
也按說文苓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名苓則
何以不類列而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

十字又出蕭篆云大苦也此苓必改爲蕭而後盡一卽蕭
一之又何以不類列也考周時音韻凡令聲皆在十二部
今之眞臻先也凡需聲皆在十一部今之庚耕清青也簡
兮苓與榛人韻采苓苓與顛韻倘改作蕭則爲合音而非
本韻然則釋草作蕭不若毛詩爲善許君斷非於苦下襲
毛詩於蕭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蕭篆必淺
人據爾雅妄增而此大苦苓也固不誤然則大苦卽卷耳
歟曰非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
苓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刪其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
名苓凡合二字爲名者不可刪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

云蘭非芄蘭單云葵非鳧葵是也此大苦斷非苓耳而苦
篆苓篆不類廁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談云
爾雅蒿大苦注云葉似荷莖青亦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
謂之大苦郭云甘艸非也承珙案郭注爾雅蒿大苦所云
葉似荷青黃莖亦有節節有枝相當者據詩正義乃本之
孫炎其形狀正與本草黃藥相似若甘草則沈括又云枝
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故知大苦非甘草但苓
與蒿字本可通故毛詩作苓爾雅作蒿如零落之零禮記
王制月令草木零落釋文俱云零本又作苓管子宙合漢
書敘傳亦作苓而爾雅釋詁又作蒿落也惟單言苓者自

非卷耳而說文既有大苦苓卽不必復有藟大苦此皆當以段說爲是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通義曰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卽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邪東萊曰詩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歎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

通承琪案鄭箋以西方美人指周室賢者彼美人兮指碩人或疑首言碩人末言美人文義乖異然毛於末二句傳云乃宜在王室則亦以彼美人兮爲碩人蓋周既東遷詩人思西周之時有如此人物而因歎美衛之賢者可爲西周之人物范氏補義曰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固無嫌于一篇之中人同而稱異也

泉水

泌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泌然流也釋文泌韓詩作祕說文作泌云直視也段懋堂曰說文泌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泌字陸氏誤又云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泌

韓作祕皆同部假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
曰邶風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魏都賦溫泉泌涌而自
浪劉淵林引詩泌彼泉水善曰說文云泌水駛流也泌與
泌同承琪案呂記引釋文云泌說文作泌是呂所見釋文
本不誤今本釋文乃後人妄改耳

變彼諸姬傳諸姬同姓之女此正指姪娣而言左傳

成八年

所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者是也鄭箋乃以諸姬爲未嫁
之女謂我且欲與之謀婦人之禮夫欲謀婦人之禮當就
傳母而問之何爲與未嫁之女謀之乎集傳旣以諸姬爲
姪娣又謂姑娣卽諸姬考之諸書從未有以姑娣爲媵者

襄二十一年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此
謂姑姊同嫁庶其非以爲媵昭二年晏嬰請繼室于晉曰
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此言諸女之中使其
自擇亦非以姑姊爲媵也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
是也至云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
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故有諸姑伯姊之稱承珙案公
羊云莊十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旣曰姪娣而其中乃有姑姊古人正名不應如此此姑姊
蓋其別嫁或在室者斷非首章之諸姬箋云甯則又問姑
及姊親其類也杜注左傳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

於姑姊此正用箋義范氏補義曰不言兄弟而言姑姊遠

嫌也此亦足補鄭義之所未備

盧召弓曰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

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諮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

謂諸姑拘者哉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正義云鄭以聊爲且與毛異承琪案聊之本字爲僂說文僂一曰且也聊耳鳴也是僂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爲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甯爲一聲之轉說文甯所願也甯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甯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甯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爲願猶之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愁亦一

聲之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慙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慙願也強也且也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慙遺一老杜注

慙且也

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

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慙且辭也慙

爲且亦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其例正同晉語伯宗妻謂

伯宗曰盍亟索士慙庇州犁焉蓋言且庇州犁也楚語靈

王謂白公子張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言吾且

寘之于耳也而韋昭注皆云慙願也韋蓋猶知古訓願與

且同意此傳以聊爲願箋以聊爲且正所謂表明毛意者

也唐人作正義已不能通此故訓矣

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

相樂也亦以聊爲願願得相樂者言如雲之女非所思存
甯自樂其室家猶云我甯爲我耳箋云且爾樂我員亦非

與毛異義疏謂傳以禰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箋訓耶爲且故言且爾可以樂我亦誤認傳箋文義有異檜風素冠禰與子同歸兮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傳沛地名禰地名箋云沛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所適國郊也

正義云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云干言猶沛禰未

聞遠近同異承琪案傳于沛禰但言地名不著何國獨於三章云干所適國郊似傳意本不以沛禰爲所適國之地特鄭箋爲此說耳但傳於末章須臾言衛邑而沛禰不言者豈以下文女子有行文義緊相承接雖不言衛地自可知邪呂記嚴緝皆以沛禰爲父母之國地名干言爲適

衛所經之地於毛義爲近沛福旣近衛都則不得以臨邑之沛廟寬句之大福溝當之若干言之下有遺臻于衛之語自非衛地亦不得以東郡之發干衛國之竿城當之惟水經注泝水又東南逕干言山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御覽引李公緒紀柏人縣有干山言山蓋柏人與內邱連界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邱縣界者是也末章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案須城在今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卽白馬縣亦在今滑縣東箋云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則邢州之干言其爲所適國之地歟

載脂載犖還車言還傳脂犖其車以還我行也案傳意蓋讀還爲子之還今之還彼傳云還便捷之貌以還我行者謂以便捷我行也正義解爲還迴其車似非傳意但釋還爲便捷與下過臻義複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鵲巢正義引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圜車反馬之禮故此箋讀還車爲還反之還似較傳義爲勝

不瑕有害陳氏稽古緝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

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稍迂

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

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

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辭矣承琪案此及二子乘舟傳雖皆以瑕爲遐之假借而義各不同此言遄臻于衛不至遠而有害二子乘舟則言二子之不遠害至大雅下武不遐有佐傳云遠夷來佐也此則謂不遐遐也猶不顯顯也不盈盈也之例抑不遐有愆毛雖無傳亦當謂遠有愆也故箋云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此又與國風之不瑕異義亦言各有當而已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稽古編曰爾雅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劉熙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健爲舍人

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
爲肥與劉郭異意如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鄭
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
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屈左水東流
南屈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
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据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
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況其小者乎
鄭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說
旣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以
爲非承琪案鄭注陰溝水云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

出山桑縣西北澤數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此亦用舍人之說然其注肥水云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則又用出同歸異爲肥之義唐文粹載盧潘合肥辨曰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南又東南入淠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而投於淮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此文足爲爾雅毛傳之證段懋堂曰肥之言飛也非

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

北門

終宴且貧傳宴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正義曰宴謂無財
可以備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承琪案傳以宴貧爲二事
正義分釋之用對文則別之例說文宴無禮居也徐鍇曰
阼階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此以其字从
宀故耳其實祇是貧者不能以貨財爲禮故曲禮主人辭
以宴卽無財不能備禮之意貧則更甚於宴經文言終言
且自當從毛分二義也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顧氏詩本音曰哉之以語助爲韻詩

中亦或有之李氏因篤曰當以爲何爲韻承琪案爲古音
譌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竝同此詩末三句兩哉字
旣相爲韻爲何又自爲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正義
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鵠羽
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日知錄曰凡交於
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承琪案詩王事與政事分說則明明以王事爲天子之事
況春秋之初衛人從桓王伐鄭桓五年春秋之末復爲敬王
城成周定元年又從劉文公伐楚定四年安得云無王命之事

乎

王事敦我傳敦厚釋文引韓詩云敦迫承琪案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督促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傳言敦厚猶云敦篤孟子使虞敦匠亦言篤匠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同意箋云敦猶投擲也淮南兵略訓敦六博投高壘此以敦與投對敦亦投也敦六博者言投瓊也此可爲箋義之證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

从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是許本作催與毛異字承
琪案許於手部云搗手推也

推疑當作推推與搗義亦相近搗下云推搗也是其證段

注手推云以手爲推而推之非是

一曰築也从手屬聲摧下云擠也从手

崔聲一曰捫也漢書有捫馬官顏氏家訓曰此謂撞擣捫
捫之蓋人部之催與手部之摧義本相近毛本作摧而訓
爲沮取沮壞之意毛許所據字雖異而實則擣撞與沮壞
義亦相因釋文又引韓詩作謹音千佳子佳二反云就也
就疑訛字之誤古尤訛字通訛者過也怨也此與鄭箋以
摧爲刺譏之言者相近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釋文云本或作
古廳字同力張反說文北風謂之飗从風涼省聲蓋說文
所據爾雅本如是今爾雅及毛詩乃假涼爲之耳傳於凱
風谷風皆全用爾雅文而此但云寒涼之風者以經已明
言北風也雱者籀文翬字說文翬溥也籀文作雱雨雪有
溥徧之意故傳云雱盛貌穆天子傳注引作雨雪其雱廣韻

十週
引同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釋文邪音餘又音徐
爾雅作徐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
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

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

經文耳非訓虛爲徐

按勘記云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

經注正義時所改本也

臧玉林曰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邪中加

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以邪讀如徐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因思大雅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

三字連讀也段懋堂曰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邱虛字卽空虛字也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舉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襍之傳曰要褻毛公時安得有褻字褻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邱虛其義則空虛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草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承琪案臧說是段說非也經作虛邪傳總釋爲虛徐蓋當時虛徐二字爲疊韻形容之語人所易知故毛謂經言其虛其邪者猶虛徐

也但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經邪字與傳徐字異故爲
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并用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也矣
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分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
徐固學魯詩者亦以虛邪爲虛徐可知經師相承音讀有
自來矣至曹注以虛徐爲狐疑管子弟子職注以虛邪爲
僞此皆從疊韻之字因聲託義耳釋詩則應從爾雅以虛
徐爲威儀容止者爲正虛徐對下既亟言之歐陽本義言
無暇寬徐當亟去似得傳意若如段說毛但云虛虛也何
以不爲邪字作訓傳文雖簡恐無此法鄭司農注考工記
引弟子職作志無
空邪可見虛與空同義易明故
毛但以徐訓邪不復釋虛也

既亟只且正義云只且語助也案只與且單言之亦爲語助只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且如乃見狂且之類連言之則爲只且此詩既亟只且及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之類王伯申經傳釋詞曰只詞之耳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注只辭非歸其尸盟也晉語曰文公學書於臼

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

句

聞則多矣言吾但不能行耳所

聞則已多矣此皆以只爲耳咫與只同且者毛於乃見狂

且傳云且辭也他如狂童之狂也且及此只且等皆無傳

蓋皆以爲語辭

文選西京賦其樂只且李善注且辭也

惟載芟匪且有且傳

乃云且此也鄭於此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

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於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於狂童之狂也且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鄭意似皆訓且爲此但只且連文而訓爲此於語不順故不如以爲語辭只且者猶語助之耳矣也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傳喑疾貌霏甚貌何氏古義曰喑通作偕說文云強也承珙案北山偕偕士子傳云強壯貌強壯與捷疾義亦相成然不如以喑通作潛說文潛水流潛潛也鼓鑪傳云潛潛猶湯湯漢書溝洫志集注云湯湯疾貌水之狀可借爲風之狀如瀏本流清貌而王逸楚辭注

云瀏風疾貌是也霏者段氏云說文無霏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案傳箋本自平易歐陽本義以爲喻民之各呼其類程子以爲狐赤烏黑以其色而知其物故觀其爲政而知暴虐之禍將及於人朱子則以狐烏爲不祥之物夫烏稱孝鳥未可謂之不祥惟嚴緝以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二句例之則文義竝同不必於傳箋之外求別解矣

靜女

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

則古說不可廢也承琪案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
其事以實之者當時必有依據斷非鑿空凡造獨於靜女
氓伯兮有狐著園有桃十畝之閒杜羔裘鵠羽東門之
池東門之楊澤陂十三篇但言刺時者蓋在采詩時第得
諸里巷歌謠已不能確指其爲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詩者
但以刺時一語括之亦不敢憑虛撰造蓋其慎也然詩中
大義則經師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說
耳此詩思靜女而序以爲刺時者猶東門之池亦曰刺時
而詩有彼美淑姬也傳云靜貞靜也文選思元賦注竝引
韓詩章句曰靜貞也天下有奔女而可目之爲貞者乎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箋云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周禮匠人疏引許叔重五經
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
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
處傳意蓋言其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假城隅爲喻箋說
申之愈明後儒誤以爲實故疑俟於城隅非靜女之事真
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矣穎濱詩傳曰衛君內無賢
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
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
言高而不可踰也此說最得傳箋之意姚氏炳曰城隅而

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卽于歸秣馬之意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其說亦通

黃實夫曰俟我於城隅如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
蔡氏詩考正曰城臺謂之城隅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此
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冕而親迎惟適夫
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爰而不見迎之未
至也彤管者女史書宮中之法度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
郊也荑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
人耳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承琪案韓詩外
傳曰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字

從說苑補

化是以年壽亟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
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填溢而後傷
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
妹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略同據
此知漢儒說此詩者已有婚姻之義黃氏以爲如著之言
俟我者不爲無本戴氏以爲學者罕聞城隅詩遂失傳不
知廢至城下何必定是城隅必謂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
之城隅言城隅以表入門之所亦屬牽強不如毛鄭喻高
爲當至外傳以是詩爲歌道義則其非淫奔期會之作決
可知矣

愛而不見說文優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優而不見呂記
引董氏曰石經亦作優禮記祭義優然必有見乎其位正
義優髣髴見也釋文優微見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又有夔
蔽不見也方言拚翳夔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夔而不見
禮記祭義疏引詩優而不見離騷衆夔然而蔽之夔而猶
夔然也今詩作愛非古也承珙案烝民愛莫助之傳云愛
隱也與爾雅釋言夔隱也同訓謂愛卽夔之假借而此不
言者毛自作愛悅之愛與許異義蓋所據本不同不得謂
作愛非古傳云言志往而行止諸本皆作行正惟蜀石經及相臺本作止志往
謂愛之行止謂踟躕而不往見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

愛之而不往見於傳意似未盡協

搔首踟躕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躊躇猶躑躅也案
文選注凡七引此詩如琴賦洞簫賦思元賦思舊賦何劭
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等注皆作躊躇惟鸚鵡賦注引同
毛作踟躕此後人據毛詩誤改耳說文作躊躇足部云躊
者躊躇不前也此與毛詩踟躕字聲相近心部曰躊躇則
與韓詩躊躇音相近又足部曰躊躇卽章句之踟躅也皆
雙聲疊韻而義略同

貽我彤管稽古編曰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
儒疑之李氏謂箴有管樂器亦有管解頤新語亦謂筆始

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豪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
由來古矣曲禮云史載筆莊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畫
圖衆史陽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豪毛茂茂此
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
刀而不用豪毛乎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卽秦筆
耳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
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侯云龜
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荅牛亨問漢短書
名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
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

訓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承珙案三代典記言筆者尚有
國語魯里革曰臣以舛奮筆晉董安于曰方臣之少也進
秉筆士茁曰臣以秉筆事君皆是他若管子霸形篇桓公
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晏子春秋擁札摻筆說苑指
武篇曰王滿生曰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周舍曰臣以爲
諛諛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新序雜事一同秦以前言筆者多
矣說文云楚謂之筆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或
因此遂誤筆始於秦耳至王介甫以彤管爲樂管徐安道
注則謂是笙簫之屬姚寬西溪叢語已駁之馮鑑事始謂
筆始蒙恬史繩祖學齋佔畢亦力辨其非張氏次仲詩記

引豐南嶠云子張書諸紳必不以刀亦爲確證歐陽本義云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亦以文害辭之過傳明言能遺我以古人之法蓋謂人君得此靜女能循彤管之法度以事其君卽不啻貽我以彤管故下文卽承此而言之曰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懌于女美也宋儒說此詩者惟顧濱詩傳最得毛意其說彤管有煒云樂其有法而後悅其美也蓋傳於首章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豫言之末章傳云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文義自相承一貫耳

新臺

毛詩後箋

卷三

金

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宣公納子之妻無復
人理所貴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
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旣成齊女未至猶意爲伋妻者守從
一之義不至於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
自娶於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然則齊女之來
何嘗知爲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忽得此醜惡之人也
詩藩曰衛弱國也齊能殺哀姜之淫何甘心受恥于衛且
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姜于中路且
旣欲奪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

自揚其醜乎考傳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爲伋求娶於齊六禮未行公聞其美乃自求爲夫人宣姜未必卽是齊君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所以說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承琪案宣公不父左傳雖具其事而曲折未明得此詩及序然後情事畢露姜氏范氏之說雖想當然固自有理

新臺有泚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汪氏詩學女爲曰鄆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

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漢爲衛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鄆城北岸則地當在鄆觀之間明正統時鄆城爲河所圯新臺故跡今不可考承珙案觀城縣有臨黃城以縣南黃溝得名冠縣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但觀城爲漢之畔觀本衛地冠則春秋時之冠氏乃晉地通典自以地相近誤耳

河水瀾瀾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承珙案玉篇瀾莫耐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泮亾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泮類篇亦同漢書所引當作泮泮卽此河水瀾瀾之異也小顏誤認爲泮故謂邶詩無此句

耳王懷祖曰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津津之爲明矣次章新臺有洒河水浼

浼釋文云洒韓詩作灌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浼浼音尾云

盛貌段懋堂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湔湔之異文灌

浼與泚湔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灌鮮

貌毛傳湔湔盛貌韓詩浼浼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承

琪案黃氏佐詩經通解於首章下云泚釋文作灌湔釋文

作浼此所據釋文正如段說是今本係傳寫者誤屬二章

非陸氏之誤然呂氏讀詩記王氏詩考所引釋文皆同今

本不知黃泰泉何以得此

燕婉之求說文睽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睽婉之求段

氏曰毛傳云燕安也婉順也許所據作𦣻豈毛謂𦣻爲晏之假借後人轉寫改爲燕與抑三家詩有作𦣻者與承珙案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嬾婉之求說文嬾下則云女字也又婉下云宴婉也古宛冤字通宴婉亦卽燕婉然說文於女部字皆不引詩日部所引當是齊魯詩毛詩自作燕婉其訓燕爲安蓋謂燕爲宴之假借文選注又兩引毛詩作嬾婉者

劉越石答盧諶詩蘇子卿詩

自因本文作嬾婉而就其

字未必毛與韓同也

籒條不鮮鮮毛傳無訓釋文引王肅云少也鄭箋改訓善戴氏詩考正云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詩序廣義云

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與次章不
殯意同不鮮不殯猶言須臾無外尸居餘氣耳承琪案姜
說是也次章不殯傳云殯絕也爾雅訓同瞻卽傳又云殯
盡也說文訓同易繫辭傳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引師說
云鮮盡也是鮮與殯同義張湛列子注亦云人不以壽外
曰鮮毛訓殯爲絕而鮮不言者意在當時鮮之爲盡人所
共知不煩故訓歟論衡云殯者外之比也顏濱詩傳云不
殯猶言病而不外者也其實不鮮不殯皆言胡不遄外也
蓋深惡之之辭王肅雖名述毛每不能得毛意此以鮮爲
少不知作何解而正義衍之云得行籩條佞媚之行不少

者之宣公殊不成文義何氏古義云一說方將燕婉是求
豈意世固不乏簾條者哉許氏詩深曰齊女自有燕婉之
求若簾條之人世不鮮少也世不殄絕也此竝用王肅義
耳

戴氏詩考正曰方言簾或謂之簾笛其麤者謂之簾條蓋
粗竹席之用以爲囿者晉語簾條不可使俯其疾似之故
名爾雅簾條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
病若簾條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段氏云不可使俯
者此謂捲簾條而覽之不可使俯耳承珙案說文簾條粗
竹席也與方言同爾雅出隧蘧蔬郭注蘧蔬似土菌生菰

草中類篇作蘧蔭云菰根大菌蓋蘧蔭與竹簞之蘧蔭音同亦以其輪囷擁腫名之說文无菴云其行无无者无卽茵光亦取其樸地椎鈍之狀可知蘧蔭賦施雖分別不能俯仰其爲擁腫輪囷則一也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也段氏云爾雅望厓洒而高岸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又夷上洒下不屑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峻峭也峭峻也峻同陵洒卽陵之假借字凡言陵峭皆謂斗直不可上承琪案王風葛藟疏引李巡孫炎俱以洒下爲峭下惟郭注爾雅訓洒爲深以毛傳高峻義核之則李孫是也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段云吳都賦清流臺臺李善注引韓詩臺臺水流進貌不言何篇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泗讀如詵臺讀如門殄讀如珍承珙案說文潤水流浼浼兒从水閔聲又浼汙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浼浼蓋浼本訓汙毛詩作浼浼者乃潤潤之假借許从毛故於浼下引詩文選注引韓詩作臺臺者又潤潤之異文也傳云浼浼平地者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正義云河在平地而波流盛非也

得此或施傳或施不能仰者說文鼃下云光鼃詹諸也其名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先光从龜光光亦聲鼃鼃或从酋

又鼃下云鼃鼃詹諸也詩曰得此鼃鼃言其行鼃鼃从鼃
爾聲戴氏考正曰說文引詩得此鼃鼃鼃七宿切鼃式支
切又名鼃鼃鼃力竹切說文誤并鼃與鼃爲一字竝讀七
宿切鼃下當云鼃鼃詹諸也其皮鼃鼃當作鼃鼃其行先
先當作鼃鼃鼃鼃之鼃說文但用先聲爾雅轉寫作鼃釋
文鼃起據反鼃音秋竝非也承珙案說文鼃爲鼃之別體
鼃鼃同字爾雅旣誤鼃爲鼃又以鼃鼃連文自是轉寫致
謬戴氏謂說文先鼃當作鼃鼃亦誤先鼃之先音力竹反
鼃音七宿反先鼃詹諸猶虫部之蜎鼃詹諸也其行先先
者先本土齒取其樸地輪囷之狀鼃下云其行鼃鼃者取

其施施難進之狀鼃鼃二篆相連鼃或作鼃故鼃下卽承之曰鼃鼃詹諸也鼃鼃猶鼃鼃矣總之一物四名曰蚺鼃曰先鼃曰鼃鼃曰詹諸無所謂鼃鼃也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或施蟾蜍醜惡是韓詩亦作或施卽以詩言或施者爲詹諸或乃鼃之借字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林訓作鼓造辟兵造亦與或聲相近說文鼃從穴鼃省聲或不省作鼃周禮故書以鼃爲造施則鼃之借字淮南脩務訓蟾蜍捕蚤高誘注蟾蜍蟄也字又作蟄或謂若作或施不當訓蟾蟾非也

翁氏詩附記曰籩條或施皆惡疾之名故詩人以指衛宣

也至爾雅口柔面柔體柔之解乃因三語同訓而比類之耳豈其刺衛宣者必肖貌而爲辭邪若國語云不可使俯不可使仰又推而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歐陽子乃以一身不能兼二事疑之不亦迂乎承珙案籛條威施物名是其本義蓋籛條之輩羸惡堅強而難於屈曲威施之蟲蹢躅匍匐而不能高仰因而人之病偃者有似於籛條病偃者有似於威施故以目之因而口柔者似病偃面柔者似病偃故又以目之此詩以刺宣公自是取惡疾爲喻潁濱詩傳從毛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李迂仲極取其說鄭箋用爾雅訓爲口柔面柔之狀正

如雄雉以鼓翼泄泄喻宣公振衣奮迅志在婦人其說亦通歐陽本義乃謂宣公作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旣而惡之或俯而不欲視之此成何文理耶王介甫又謂籬條不能俯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或施不能仰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上亦於詩意不切

二子乘舟

虞東學詩曰谷齋五筆謂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卽位之初便成烝亂次年卽生伋子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又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陸

儼山嘗舉以問穆伯潛伯潛以爲宣公上烝當在未卽位之前儼山以爲其父尚在不應認爲己子按史記衛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弑迎其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嗣爲諸侯去父以十有六年矣其生伋子豈得謂父在時邪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謂宣未爲君其兄桓公固在冒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己子邪愚謂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久思爲軫臂之舉乃卽位後尚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之闇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承琪案衛宣之立在魯隱公

四年其卒在魯桓公十二年公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傳云
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注云蓋年十五六正義謂宣公卽
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新臺之作當在卽位之初年烝夷姜
而生伋子自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左傳於此事原委分明
無不可信諸儒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而河曰莘在河而齊在河東以左傳面至於河一語證
之盜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
作又云莘新聲近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杜預酈道元無
不曰衛之新臺卽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汪氏梧鳳
曰衛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卽今濬縣自衛都達莘未嘗不

取道于河豈必入齊乃渡河邪況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
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之必河邪承璚案毛西河
謂莘爲衛東地而在河面是也其云漢志水經注皆言莘
卽新臺則誤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云杜預注
傳曰衛作新臺在縣北衛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考
桓十六年左傳杜注但云陽平縣西北有莘亭無新臺在
縣北語此劉昭誤也水經漯水注云漯水又北絕莘道城
之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
限險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
詩人乘舟誠可悲也此所云新臺者不過因其事而及之

非謂新臺卽莘西河據此二文以爲證誤矣且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明是借喻之語毛公豈不知二子皆舫於陸竝非舟中又後先繼往亦非同舟而濟邪若新序謂壽母謀沈伋於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閱之而作是詩安知其不卽因是詩而附會爲此說邪

汎汎其景經義述聞曰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承琪案傳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毛以迅疾不礙釋景字礙者止也竝不以

爲景響之景釋文乃云景或音影正義則云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是直以景爲影礙爲挂礙之義皆誤

願言思子傳願每也段懋堂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賈誼賦品庶每生之每毛詩願字首見於終風願言則寔而無傳則毛意謂與今人語同耳釋詁曰願思也方言曰願欲思也邶風鄭箋曰願念也皆與今語合說文𠂔部曰甯願習也用部曰甯所願也心部曰懋育也凡言願者蓋甯甯懋三字語聲之轉自詩所用已如是而二子乘舟語意尤深故傳別言之非有異也承珙案衛風願言思伯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甘

心首疾傳云甘厭也正義曰謂思之不已至厭足於心觀於甘之爲厭而願爲毒之義乃益明孔疏但以毒有所言解之淺矣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泉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爲疑辭者不忍斥言其舛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泉水當日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真欲歸甯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爲君諱也承珙案三說皆微婉得詩意唐石經初

刻作還因傳義而改經字其實經字祇當作瑕傳意瑕爲
還借故訓遠箋則用瑕字本義訓過泉水與此竝同

毛詩後箋卷三終